

那天,我去书院“说书”。

广东清远有一条北江,江心有一个小岛,名字就叫“江心岛”。岛上没有别的,只有一座书院,书院的名字就叫“江心岛书院”。

我以前只听说过那里,没去过。因自觉学识浅薄、心生胆怯,便一直没有前往书院的动力。

前些天,“辗转”收到书院邀请,让我去讲讲“AI+音乐”这个话题。去之前担心在书院讲AI音乐话题不合氛围,也怕没有听众。去了才知道,担心多余。读者不少,有老年大学的学员,有中年男女,有青年职工,也有母亲带着孩子。

话题由AI引起。AI是什么?它是赵云的马、关羽的刀、曹操的谋士、张飞的长矛。我便从名著中的重要人物“介入”AI和音乐,让大家感到既熟悉,也新鲜。

我的观点是——AI就是大家的马和刀,但它不能代替大家成为赵云或关羽。AI作为“神器”与“智囊”,的确能将个人的能力放大,助人成就“英雄壮举”,可是,如果人当它是“枪手”,只思投机取巧,粘贴复制,终归有一天,事情败露,不管是谁,都会被“反噬”。

音乐的创作离不开歌词,歌词与诗歌“同门同宗”,说到诗歌离不开《诗经》。我起头,和大家一起背诵了《诗经》中的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,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,鼓瑟吹笙”。老中青幼济济一堂,声音不算齐整,却让江心岛的午后流淌着浓浓的诗意。

“我手写我心”。我讲道,AI虽然能“七十二变”,但它没有生命体验,无法写出具有独特个体生命烙印的句子,所以,要有自己的金句,就必须自己写。金句的另一个来源渠道,则是流芳百世的古典作品。周传雄的歌曲《寂寞沙洲冷》之所以打动人,离不开苏轼的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。歌词中“仍然拣尽寒枝不肯安歇,微带着后悔/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”,包括歌名若不是借力古典,如何会成为二十多年前最具文学气息的流

我与一位相交数年的友人,起了不小的齟齬。事情的缘起,大抵是关于一笔不算少的钱款。记得事发之前,他是何等温文尔雅。口中说的是道义与情分;眉宇间藏的是诚恳与担当。他常说:“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总要有超越利害的追求。”我深以为然,并在心里,将自己与他一同归入了那“有些追求”的行列。这将自己想得太多的飘飘然,与将他想得太多的昏昏然,便如蜜一般胶住了我的眼睛。

直到那笔钱款的交割,像冰冷的刀锋猝然划开了这迷障。拖延,推诿,继而是闪烁其词的借口。最后,是干脆利落的否认。那一瞬间,我先是惊愕,继而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。我并非痛心于那笔失去的钱财,而是痛心于那个由我亲手描画并深信不疑的完美形象,竟如此不堪一击地碎掉了。

父亲见我连日郁郁,一日傍晚把我叫到书房。他不问事由,只抬起桌上的一枚铜钱。“你看这钱。”他缓缓

在书院“说书”

许锋

行歌曲之一,吸引无数乐迷,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呢。

那天,我讲的是音乐,说的是“书”。整整两个小时,没人玩手机或交头接耳。散场后我和书院的老师们闲聊,他们说,到这里听讲座的人,都是自愿来的,时间宝贵,大家都会认真聆听,积极互动。

的确,刚才现场互动的时候,我请左排的一位中年男性读者想一个词,他思索了一下,问了旁边的妻子,说:“等你”。我又请右排的一位年轻女士想一个词,她显然受到左排那位男士的影响,说:“邂逅”。一个“等你”,一个“邂逅”,意境颇同。

“它们”会通过AI生成什么样的歌词呢?我们在现场试了一下,AI给出的结果是:“街角的灯亮了又熄/我在风里等你回头/路过的人脚步匆匆/谁会是一命中的邂逅……”——朗

朗上口的一首诗。

接着,现场观众参与制作,他们选择了“流行”“吉他”“古琴”等不同音乐风格和乐器。AI很快输出两个版本,曲调各有不同,演唱各有特色。

试想,若无AI,普通人如何打破作曲、编曲、演唱等技术壁垒,享受属于自己的音乐?以后,奶奶给孙子写歌,爸爸给女儿写歌,晚辈给长辈写歌,通过歌词记录生活的酸甜苦辣,通过曲子传递情感的悲欢离合,多好。《诗经》没有传下曲谱,是令人非常遗憾的,但新时代的民谣可以随意变换曲调。你想,一个流淌歌谣的家庭,不但富有诗意,更有益于整体文化素养的提升。若全民如此,谁能保证那些歌词不会成为百年千年后的“民间史记”?

我便理解了书院策划这个讲座的初衷——因书而结缘,伴书香而飘散。暮色中,离开书院前,我大概参观了一下,果然处处是书房,处处有书案。有很多当代名家签名版,也有古籍,古色古香又不乏现代气息。

“书”,还是要离人近一点。人,更要离书近一点。



● 百草园
谷雨
刘志永

不风不雨正晴和,
翠竹亭亭好节柯。
最爱晚凉佳客至,
一壶新茗泡松萝。
几枝新叶萧萧竹,
数笔横皴淡淡山。
正好清明连谷雨,
一杯香茗坐其间。
(清·郑板桥《七言诗》)

地说,外圆内方。古人造它时,便已说尽了世理。对外要圆融,内心却要有自己的准则。老师教你‘以德服人’,那是‘方’,是给你自己立的规矩,不是让你拿去量别人的尺子。世上有些地方,是‘德’照不进的角落。譬如这钱。”

父亲的话像一阵风,吹散了我心头的些许迷雾。我忽然想起老家一位

一堂人生课

戴冠伟

远房叔父。他并非显赫人物,只是个守着几亩薄田的庄稼人,言语朴讷。村里人背后都叫他“傻子”,因他总做些“吃亏”的事:谁家缺了短了,他总能凑出些钱来,从不立字据;邻人的牛啃了他的庄稼,他只挥挥手,说“畜生懂什么”;小学校修缮,他出的力最多,拿的钱却和旁人一样。

我曾疑惑,觉得他过于老实,在这

世上是要吃亏的。如今再想,我那时的见识是何等浅薄。村人虽笑他“傻”,但家家户户有了红白喜事,必尊他坐上席;田地里有了纠纷,总爱请他来评理。他不是一个空洞的“好人”,他是“好人中的好人”,是好人群里,那个经过世道人心的淘洗,最终被人从心底认可和信赖的人。

经了这一番世事,我方明白,人生的痛,多半源于我们执拗的错位。我们为自己画像,总要加上圣洁的光环;为别人画像,又常涂抹上理想的油彩。这双重的幻象让我们在世路上走得跌跌撞撞。真正的成熟,并非变得愤世嫉俗、对一切失望,而是能平静接受“不完美”的常态,从而更珍视那些在泥淖中依然努力向“完美”挣扎的灵魂。

我不再执着于将自己活成标准的“好人”,只愿如叔父一般守住内心的“方”。对他人,宽容而不轻信,友善而不全托。如此方能于纷扰人世,活得明白踏实。

星期文库

《庄子》名物志之三

委蛇即延维

林赶秋

《庄子》中的诸多寓言多有出处,只不过庄子热衷于对其改编,从而打上个人烙印。需要注意的是,书中不少寓言同时兼具比喻的性质。《庄子·达生》篇就记载了一个脱胎于原有故事的典故:齐桓公前往大泽狩猎,管仲为他驾车。途中,桓公突然瞥见路边站着个丑鬼,管仲却没瞧见。回去后,桓公就生病了。齐国有个名叫皇子告敖的方士,主动前来为桓公进行“谈话治疗”。他说:“您的病是因过度惊吓所致,并非是鬼魅直接加害造成的。”

桓公问:“到底有没有鬼呢?”皇子告敖回复:“有。沈有履,灶有髻。户内之烦壤,雷霆处之;东北方之下者,倍阿、鲑蠃跃之;西北方之下者,则泆阳处之。水有罔象,丘有峿,山有夔,野有彷徨,泽有委蛇。”桓公说:“委蛇是什么样子的?”皇子告敖曰:“委蛇,其大如毂,其长如辕,紫衣而朱冠。其为物也恶,闻雷车之声,则捧其首而立。见之者殆乎霸。”桓公听后释然而笑曰:“此寡人之所见者也。”没过多久,齐桓公的病就不药而愈了。

“捧其首而立”的描述,让人想起眼镜蛇的样子。“委蛇”,即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之“延维”:“有神焉,人首蛇身,长如辕,左右有首,衣紫衣,冠旃冠,名曰延维,人主得而飧食之,伯天下。”伯,通“霸”。最大的不同是,《庄子》说见到这个异物就可以称霸天下,而《山海经》却称要抓住它并用来献祭,才能称霸天下。

主要载录管仲学说的《管子》之《水地》篇云:“螭者,一头而两身,其形若蛇,其长八尺,以其名呼之,可以取鱼鳖,此涸川水之精也。”蛇,同“蛇”。郭璞指出,此“螭”即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中“有蛇,一首两身,名曰肥遗,见则其国大旱”之“肥遗”。它既然能干涸川水,自然与大旱直接相关。清人毕沅、郝懿行皆同意郭璞的说法,并认为“螭”乃“透”的异体字,“肥遗”音近“透迤”,因为其长八尺,遂“以其长名之”曰透蛇或委蛇。说白了,肥遗就是长蛇。今人有观点认为,螭、委蛇、延维三者是同物而异名。此说错矣!从长如辕、穿紫衣戴朱冠等共性而论,延维和委蛇确乎是同物而异名,但绝非螭或肥遗。因为《山海经》的描述很清楚:肥遗一头而两身,延维两头而一身。

还有观点称,螭、委蛇、透迤、肥遗均系蜥蜴之古称,因为“螭”与“委蛇”、“蜥蜴”与“透迤”皆一音之变。如此这般,就跟《山海经》《管子》《庄子》等先秦文献的记叙相悖而更远了。